

关键词：脚踏实地

谈父亲张兵教授
我成了父亲的同事

张兵教授（左）与在母亲怀中的张乐

我的父亲张兵是一名儿科医生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总是很忙。

小时候，经常一觉醒来，发现值完夜班的父亲刚刚进门。他总是一声不响地埋头吃饭，吃完，就要去“补觉”了。长大后，父亲担任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主任一职，更是忙碌异常。很多次，下班回家后，他刚刚端起碗筷，还未吃上一口，就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唤去，留给我一个匆匆的背影。

“白大褂”像一颗种子充满童年

记忆中，“白大褂”充满了我的整个童年。住在医院的家属楼，小伙伴们的父母大多都是医生、护士；放学后去父亲的单位写作业，身边也尽是医护匆忙的身影。在高二文理分科时，我就打定了学医的念头——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，因为当时，我的文科成绩很好，语文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，作文比赛也总会将一等奖

收入囊中。但也许是出于就业前景考虑，又或者，“做一名医生”的种子早已埋在心里，并在父亲匆匆的背影中慢慢生根、发芽。

由于工作繁忙，父亲很少问过我的学习与生活。但在得知我决定学医的消息后，他却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：“你要清楚，你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职业道路。做一名医生，意味着你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努

力。你的工作会很忙，会面临很多考试，甚至一辈子都要学习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父亲顿了顿，看着我。那时，他口中的“难”于我而言尚无实感。而且，年纪小的时候，总觉得自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，所向披靡。见我坚持，父亲微微一笑：“也好，反正这个世界不管变成什么样子，都是需要医生的。”

“苦力”也是一种“福利”

学医不易，看着选择其他专业的同学们体验着丰富多彩大学生活，我却只得咽下口水，把每天都过成高三的样子。一次，我在父亲面前抱怨，他却板起了脸：“既然选择，就必须面对，如果你连这点辛苦都受不了，将来怎么当医生？”末了，他还“补刀”道：“我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！”——当年，父亲是个“学霸”，都说虎父无犬子，女儿也概莫能外。

世上无难事，勤学加苦练。5年时光转瞬即逝，我虽没能成为像父亲一样的“学霸”，但却发现自己很适合做一名医生：在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实习期间，我的临床思维能力得到了快速提高，外科操作比一些男同学做得更好，与患者沟通也十分顺畅。这其中，既有父亲多年来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也少不了他为我“特别定制”的历练。

当时，在我轮转到

每个科室之前，父亲都会借同僚之便，请带教老师“照顾”我——老师们也确实非常“照顾”：无论转到哪个科室，老师都要求我比其他同学更早到医院、加更多班、跟更多台手术、写更多份病历……作为一名本院子弟，我从未享受半点“福利”，反而要干更多“苦力”。可现在想来，正是那些“苦力”，为我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“完美”是医者的责任

毕业后，我考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硕士研究生，之后又回到湖南省人民医院。

记得刚刚转正后的一个夜班，一位患者病情突然加重，虽经全力抢救，还是走了。看到悲痛欲绝的家属，我心里十分难受。回到家后，我和父亲谈起这件事，他却一板一眼地告诉我，下次遇到这种情况，该如何与患者家属沟通、与护士沟通，又该如何向上级医生汇报……从始至终，没有一句安慰的话。

父亲对我的要求很

高，正如他对自己的要求一样。多年来，他一直留着光头，只为化疗后的白血病患儿，看到这位同样“光秃秃”的医生叔叔时能多一分亲切。尽管每次和他进行“理性交流”总让我感到“压力山大”，但我知道，他心中一直住着一个完美的医者——那是他，也是他希望我追寻的目标。

行医之路，道阻且长。尽管如今的社会环境对医生而言并不总是温情脉脉，但只要你还热爱着这份

职业，就能不断向前。

一次，我像往常一样和父亲讨论病例，正当我等待他向往常一样，给出“理性建议”时，他却笑笑，对我说：“你做得不错！”



张兵教授在新疆为小患者义诊

关键词：无畏奉献

谈父亲邹必英教授
我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

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长幼妍蚩，怨亲善友，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。”这是孙思邈《大医精诚》里的句子。长大后常听母亲述说，在和父亲恋爱的那几年里，父亲喜欢把这篇文章念诵给她；两人靠在河畔，微风轻拂，望着远方的鄱阳湖，时光如水般流过。这成为母亲心中最美的记忆，也种下了我从医道路的最初种子。



邹俊韬医生与父亲邹必英教授合影

我的爸爸不爱我

父亲是中医，当年是小邹，历任邹主任、邹院长，如今实实在在成为了老邹。

这些年来，老邹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，成为了我生命中的指路明灯。

父亲从小山村起步，走到镇里、县里，后来又走进市里，成为了江西省名中医。一步步，父亲走的艰辛，但却异常坚实。犹记得少年时，家里的庆祝活动父亲长期缺席；难

得的家庭聚会也经常被一通电话打断，然后他就匆匆赶回医院。父亲一生节俭，但却是最早买手机的那一批人；自此以后，外公的七十大寿、我和妹妹的十岁生日、中秋夜、除夕夜，只要那个小小的塑料盒子发出刺耳的铃声，父亲就要跟我们说再见，然后回到他的岗位。所以少年时的我，对父爱的认知是很模糊的，妹妹甚至曾经在作文里写下过

“我的爸爸不爱我”这样的句子。

辛勤的工作带来的是令人惊叹的好口碑，最让我自豪的就是父亲办公室挂着层层叠叠的锦旗，金灿灿红艳艳，而且每年都要更新一批，经年下来恐达几百面之多。父亲说，行医一方黎民，造福一方百姓，乡里人淳朴，你真心帮助过他们，他们就喜欢用最朴素的方式感谢你。

医生也是一门手艺

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10余年，终于让我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医学院，与父亲不同的是，我走进了西医的院校。我没想到医学教材居然那么多那么厚，厚到全部叠起来可以顶到一个成年人的下巴；记忆力并不好又年少顽劣的我差点把这些书扔进了学校后的池塘。父亲得知后并没有怪我，只是那年暑假，他让我把他读过的所有中医教材、经典、方剂学一本本擦起来，直到超过了我的身高。然后再一本本的塞回去，一边塞一边说：“医生也是一门手艺，手艺人的手艺不精，是要被人砸饭碗的；你学西医的更加如此，现在还是基础，知识不断更新，你要学一辈子。”走进临床后，我身体内那个被父亲植入的医生灵魂终于被按下了扳机；在一个一个的病例指导下，我开始真正热爱这门学科，期待每一次的课程，期待着自己职业生涯开启的那一天。

如今父亲已年逾花甲，但仍在每日勤勉工作。从他身上，我懂得了努力和奋斗的真正含义，也懂得了这一身白衣所承载的重量。我也开始习惯加班，习惯在任何时候只要接到病房的电话，都要第一时间回到工作岗位。我也会不断学习，更新知识，做个好“手艺人”。我相信无论在哪里起步，在我们这个和平的年代，只要一直认真努力，就一定能收获满满的成绩和感动。

2020年春，新冠疫情暴发。疫情暴发伊始，父亲作为九江地区的抗疫专家组成员，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，四处奔波。大年三十晚上，父子围炉夜话，父亲说：“儿子，抗日战争时期，太行山区有句话叫‘母亲送儿打东洋，妻子送郎上战场’；你是呼吸科的医生，这场疫情，如果国家需要你，你应该要冲到第一线去，这是你的责任。”一席话说完，我看到的是在场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样子。

医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于是当战斗的命令来临，我高高举起了手，光荣地成为江西省援鄂第一批医疗队员，走向战场，开赴武汉。

在艰苦卓绝的54天工作后，迎来了武汉疫情的关键性胜利。这一刻，我感觉我接过了父亲递过来的接力棒，真正成为了这个伟大国家一名合格的医生，和我的战友们、同事们，和我们几百万同行们一起扛起了整个中国。

这就是我和我的父亲的故事。我很幸福出生在传统的医学家庭，并得到了父亲的不断引领。我的从医生涯，闪耀着前辈们的人性光辉。正是有了一辈又一辈的传承，我们的医学事业才如此生生不息，枝繁叶茂，也才能守护我们千年的祖国不被疫病所击倒，还百姓安宁。

